

開往天堂的巴士



The Great Divorce

說天堂的故事，有很多種方法，
其中有一種結局是抱憾的。
但願你我搭上的，是開往天堂的巴士，
而且選擇單程票。

魯益師 / 著 魏啓源 / 譯

C. S. Lewis

「不，無可逃避。天堂裡面，沒有一丁點兒地獄——
休想在我們心中或口袋裡保有任何屬於魔鬼的事物。
撒但必須離去，毫髮不留。」

——喬治·麥克唐納 (George MacDonald)

魯益師 (C.S. Lewis) / 著 魏啓源 / 譯

開往天堂的巴士

目錄 / contents

推薦序一	魯益師的地獄與天堂 / 007
推薦序二	踏上壯實人生的天堂路 / 011
推薦序三	天堂地獄跟你想得不一樣 / 015
自序	 019
第1章	 025
第2章	 031
第3章	 045
第4章	 051
第5章	 059
第6章	 073

第 7 章	079
第 8 章	087
第 9 章	095
第 10 章	123
第 11 章	131
第 12 章	153
第 13 章	165
第 14 章	181

3

前面隱約可見一片絕壁，黝黑光滑，峭立千仞，深不見底。我們一直騰空而上。絕壁頂端終於在望，細細的一線翠綠，宛若拉緊的琴弦。不久我們就滑過了壁頂，飛臨一片平坦的草原。草原上有一條寬闊的河流經其間。我們正往下降落，距離下面一些最高的樹梢只有二十呎。然後驀地停住。大家都跳了起來。這時同行的旅客爭著下車，連打帶罵的喧鬧聲傳到我耳中。一會兒之後，他們都下去了。只有我一人在車裡，清靜之中，雲雀的歌聲從敞開的車門飄了進來。

我出到外邊。天光和涼意迎面襲來，就和夏日清晨破曉前一、兩分鐘給人的感覺一樣，只是仍有些微差異。我覺得自己置身於一片極其廣袤的

空間，或竟可說是一種較我以前所知更為廣大的空間。比起渺小的地球來說，這裡的天空好像遼闊得多，綠野平曠也更加寬廣。我已經出到「外邊」，就某種意義而言，這使得太陽系似乎成了斗室之物。我感到自由，卻也覺得暴露——可能暴露於某種危險之下——這種感覺後來始終伴著我。我無法表達這種感受，繼續描述時也不可能使你記得這種感受，因此我不敢奢望能將我所見所聞的真實本質傳達出來。

起初我當然先注意那些與我同行的遊客。他們依舊三三兩兩聚在巴士附近。有些人開始試著以猶疑的步伐走向前邊的風景。我看著他們，不禁大吃一驚。如今在光中，他們的身子是透明的。站在我與光之間的時候，通體透明；站在樹蔭底下，就朦朦朧朧，模糊不清。原來他們是幽靈——在明亮空氣中的人形陰影。你可以在意他們，也可以不理睬他們，就如你看待玻璃窗上的灰塵一般。我注意到他們腳下的草並沒有彎曲，連露珠也未受攪動。

然後我的心靈發生了某種調整，不然就是我的眼光重新聚焦，於是我看這一切現象的方式完全不同了。這些人就是他們原來的樣子，或許與我所認識的人也一樣，只因爲這裡的光、草、樹木是由某種截然不同的物質做成的，比世上的東西堅實得多，所以相形之下，人就成了幽靈。我靈機一動，彎下身來想摘腳下的一朵雛菊，卻怎麼也折不斷。我試著扭斷它，也無法動它分毫。我使勁兒拉，弄得滿頭大汗，雙手也脫去了一大片皮。那朵小花之堅硬，絕非尋常的木頭鐵塊可比，倒像金剛鑽。花兒旁邊的草上，有一片柔嫩的山毛櫸葉子，我想把它撿起來，卻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好不容易才勉強抬起一點點，旋即不勝負荷，撒手放下，因爲它比一袋煤炭還重。我站著喘息，俯視那朵雛菊，發現我不僅可以看見在我雙腳中間的草，還可以看見我腳底板下的草。原來我也是個透明的幽靈。我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話來表達我內心的震驚，暗想：「哎呀！這下子可糟了。」

有人尖叫著：「我不喜歡！我不喜歡！我討厭這裡！」一個幽靈從我

身邊急奔而過，回到車內。據我所知，她再也沒有出來過。

其餘的人雖然留下來了，卻是驚魂不定。

大個子招呼司機道：「嗨，先生，我們幾時要回去？」

司機答說：「你若不想的話，永遠不必回去，你愛留多久就留多久。」

接著是一陣令人侷促不安的沉寂。

我耳邊有個聲音響起：「真可笑。」一位較為安靜可敬的幽靈側著身子走到我這裡來，繼續說道：「一定有什麼地方管理不當。讓這群烏合之眾成日在此東飄西蕩，究竟有何意義？瞧瞧他們，他們根本不喜歡這裡，留在家中反而快樂得多。他們甚至不知道要去做什麼。」

我說：「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，我們究竟要去做什麼？」

「我嗎？等一會兒我就要與某人碰面。有人在等我來。我一點都不必操心。不過，頭一天就有一大群遊客擠滿這整個地方，確實叫人很不愉快。真要命，到這裡來的主要目的原本就是要避開他們的！」

他從我身邊飄走。我開始環顧四周。儘管他提及「一大群人」，我卻覺得異常孤獨，幾乎沒注意到前面景物中的一群幽靈。綠色和明光差不多把他們都吞沒了。但在遠處，我可以看見一大簇雲，也可能是一列山脈。有時我能隱約辨識出其中險峻的森林，迤邐幽遠的山谷，甚至位於無法企及之峰頂的城市。有時卻只見一片虛無縹緲。由於山勢異常高峻，以至於我朦朧的視線無法將景物盡納眼底。明光籠罩山頭，從上方斜射下來，照得平原上的樹木長影橫斜。任憑時光流轉，影子卻沒有什麼變動。黎明的應許——或說威脅，紋絲兒不動地靜止在那山嶺之上。

過了許久，有一群人迎面而來。由於他們渾身是光，我遠遠地就看見了。起初我並不知道他們是一群人。他們漸行漸近，健壯的腳踏著潮濕的草地，地為之震動。他們落腳之處，草碎珠零，揚起一陣薄霧馨香。有些人赤身裸體，有些人穿著長袍。但赤身裸體的美毫不遜於華服，而長袍也未能掩藏衣服底下肉身的魁偉和肌膚的燦爛光華。有些人蓄著鬚鬚，然而

在我看來，他們的年紀並沒有老幼之分。就算在我們的地方，也可以看見無年齡之分的事物，例如嬰兒臉上沉思的樣子，以及老年人臉上天真歡樂的神情。這裡就是這樣。他們平穩地前進。我不十分喜歡那種姿勢。有兩個幽靈驚呼出聲，跑向巴士。我們其餘的人則緊緊地彼此靠攏。

4

這群壯實的人越行越近，我注意到他們行進間秩序井然，步履堅決，好像已各自在我們這群幽靈裡找定了對象。我自忖：「有好戲可看了。不過旁觀也許不好。」如此一想，我便悄悄溜開，想去探險一番。在我右方有一片巨大的香柏樹林，看來頗為引人，我便進到裡面。不料路徑十分難行。地上的草堅似鑽石，我覺得脆弱的雙腳彷彿走在崎嶇不平的岩石上，受著和安徒生童話裡的小人魚一樣的痛苦。有一隻鳥兒從我面前掠過，真令我羨慕。牠屬於這地方，像這裡的草一樣真實，又能折莖濺露。

幾乎同時，那位大個子——說得更確切點，那位大個子幽靈，也跟了過來。他後面又跟著一個光明的靈，高聲向他招呼：「你不認得我了嗎？」

我忍不住回頭看，這個壯實的靈穿著長袍，臉上流露著歡欣和青春的氣息，令人看了直想為之起舞。

大個子幽靈說：「啊！怎麼回事？我才不信，打死我都不相信！連恩，你也曉得這樣不對吧。可憐的傑克要怎麼辦？啊？你看起來滿快活的樣子，但我說哪，可憐的傑克怎麼辦？」

對方說：「他在這裡。你不久就會見到他的，如果你留下來的話。」

「但是你謀殺了他。」

「不錯，我殺了他。但現在沒事了。」

「沒事了，是嗎？你的意思是說，你沒事了。但那個可憐的傢伙怎麼辦呢？他還屍骨未寒呢。」

「他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樣子了。我說過，你不久就會見到他的。他要我向你問安。」

幽靈說：「我想弄清楚你來這裡幹什麼？你這滿手血腥的凶手，看起

來倒滿自在的，我這些年來卻一直在那下邊的街上徘徊，住在豬欄一樣的地方。」

「一開始是有點難懂，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。你馬上就會喜歡的，到時你就不必再為此煩惱了。」

「不必煩惱？你難道不覺得慚愧嗎？」

「不會，不像你想的那樣，我不再看自己，我已經棄絕自己了。你曉得，殺了人以後，我不得不如此。拜殺人之賜，一切就這樣開始了。」

「依我個人的淺見……」大幽靈特別加重語氣，完全不像在發表「淺見」：「依我個人的淺見，我認為你我的處境應當調換。這就是我的想法。」

對方說：「很可能我們馬上就會這樣，假如你不再那麼想的話。」

幽靈拍拍胸脯（卻無聲響）說：「看看我，我一生為人正直，不是說我是個敬虔的人，也不是說我沒犯過錯，差遠了，但我一輩子努力行善，你明白嗎？我盡力和善待人，我就是這樣。不是我分內的東西我從來不

要。叫了喝的，我會付帳；拿了薪水，我就給人辦事，明白嗎？我就是這樣，我也不在乎有誰知道。」

「現在最好別再一直講那些了。」

「誰一直講啊？我不是要和你爭辯，我只是要告訴你我是什麼樣的人，明白嗎？我不求別的，我要的不過是我應得的權利而已。你也許認為憑你這身打扮就能夠壓制我（你在我手下工作的時候，不是穿這個樣子的），而我只是個可憐蟲而已。但我一定要與你一樣得到我應得的權利，明白嗎？」

「喔，不是的，還沒糟到那種地步。我並沒有得著我應得的權利，否則我不會到這裡來。你也不會得到你的權利。你會得著更美好的東西。不要怕。」

「那正是我所說的，我沒有得著我應有的權利。我一向盡力行善，從來沒做過什麼錯事。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我應該屈居像你這樣殘忍的殺人凶

手之下。」

「誰曉得你將來會不會呢？你只要快快樂樂地隨我來。」

「你到底在說些什麼？我只是要告訴你我是什麼樣的人，我只要我的權利，我不求任何人該死的憐憫（bleeding charity）。」

「那麼，你最好馬上就求那賣血的憐憫（Bleeding Charity）。這裡的一切只給尋求的人，不是可以用錢買得到的。」

「我說那倒挺適合你的啊。如果他們竟然願意讓一個殘忍的殺人凶手進來，只因他在最後一刻苦苦哀求，那是他們的事。但我跟你的情況不一樣，明白嗎？憑什麼啊？我才不要人憐憫。我是個清白的人，按我應得的權利來說，我早就該在這裡了。你可以告訴他們我就是這樣說的。」

對方搖了搖頭，說：「你這樣子永遠行不通，你的腳永遠健壯不起來，無法走在我們的草上。你還沒到達山上就會筋疲力盡的。而且，你也曉得，你所說的不全是真的。」他說話時，眼中閃耀著歡樂的光芒。

幽靈愠怒地反問：「什麼不全是真的？」

「你不是個清白的人，你也不會盡力行善。我們沒有一個人是清白的，也沒有人曾經盡力行善。上帝祝福你，已經沒關係了。現在不必再追究這一切了。」

幽靈倒吸一口氣：「你！你竟然有臉說我不是清白的人？」

「當然。要我講得更清楚嗎？先說這一件吧：謀殺老傑克並不是我幹過最壞的事。當時就一下子的工夫，而且我是快氣瘋的時候動的手。但是，我在心裡蓄意要謀殺你已經許多年了。我常在晚上睜著眼躺在床上想，假如我真有機會的話，該怎麼對付你。這就是我如今被派來找你的原因：來請求你的赦免。只要你有需要，我就作你的僕人；要是你滿意，我可以繼續作下去。我曾是罪大惡極的人。不過所有在你手下幹活兒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，你也曉得，你對我們過於苛刻，對你的妻兒也是一樣。」

幽靈說：「別管閒事，小夥子。說話不得無禮，明白嗎？我不許你無

禮干涉我的私事。」

對方說：「這裡沒有任何事是私事。」

幽靈說：「我再告訴你一件事：你可以走了，明白嗎？我不要你。就算我只是個可憐蟲，也不要和一個殺人凶手交朋友，更不用聽他教訓。你說我對待你和那些像你一樣的人過於苛刻，是嗎？要是我能再讓你回到來的地方，我才能讓你瞧瞧什麼叫賣力幹活兒！」

對方笑著說：「來，你現在就讓我瞧瞧什麼叫賣力吧。上山是很快樂的，但是要費一番力氣。」

「你不是認為我會跟你一道去吧？」

「別拒絕。你自個兒永遠到不了那裡。我是奉派來帶你去的。」

「這是個詭計，對不對？」幽靈叫著，雖然他外表看起來忿忿不平，但我感覺他的聲音有些揚揚得意。有人懇求他，他可以拒絕，這似乎是一種勝利。「我想那兒一定有什麼詭計。你們都是一黨的，一鼻孔出氣的該死

傢伙。告訴他們我不去了，明白嗎？我寧可承受永遠的刑罰，也不願隨你去。我來這裡是要拿回我的權利的，明白嗎？我不是來苦苦求你憐憫、任你擺布。要是他們那麼了不起，我沒有你隨行他們就不要我的話，那我寧可回家去。」他現在差不多要快樂起來了，因為就某種意義而言，他可以威脅人了。他重複道：「我就是要這樣做，我要回家去。我不是來這裡讓人當狗一樣看待的。我要回家去。我就是要這樣做。你們這群該死的……」最後，他一邊埋怨著——聲音卻有些哽咽，一邊小心翼翼地从尖銳的草中尋出一條路來，匆匆離去。

1 魯益師用 *babbling* 作雙關語，第一次的 *babbling* 是表示嬰兒的英式俚語，就像有人講話慢於來帶著「媽的」二字那樣。第二次的 *babbling* 則專指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流血為世人捨命。

12

我問他是否還有一條河的原因是這樣的。森林裡有一條長路，兩旁的樹葉底面忽然開始搖曳生光。在世上我知道除了流水的反光以外，不可能產生這樣的現象。過了一會兒，我發現我錯了。因為正有某種行列漸漸地行近我們，流光就是從其中的人身上發出來的。

首先來的是光明的靈，並非人的靈。他們一路跳舞散花，花兒輕輕地飛揚，無聲無息地飄落。雖然照幽靈世界的標準來看，每一片花瓣都有百倍重，落下來簡直就像巨礮擊地一般。然後，在林間大路左右兩邊來的是——一群年輕人，男孩一路，女孩一路。如果我能夠記得他們的歌聲，把音符記下，讀過這份樂譜的人必然永生病、永不衰老。走在他們中間的是一

群樂手，殿後的是一位高貴的女子，這一切全是為要榮耀她。

我現在不記得她究竟是穿著衣服還是赤身裸體。假如她是裸體的話，那麼她那幾乎看得見的歡樂和風度，使我覺得她是穿著最美麗燦爛的衣服，走過快樂的草地。假如她是穿著衣服的話，無疑地是衣服的清澈使我覺得可以洞察她內心的深處。因為在這國度，衣服並不是一種遮飾，靈體活透了衣服的每一根絲線，將之化為活生生的器官。長袍或皇冠猶如唇或眼，是披戴者身子的一部分。

但我已經忘了。我只略略記得，她的容貌美麗無比。

我低聲對我的嚮導說：「她是不是……是不是……？」

他說：「不是，她是你從未聽說過的人。她在世上的名字叫撒拉·史密斯，住在戈德斯格林區。」

「她似乎是……一個特別重要的人物？」

「對，她是最偉大的人之一。你已經聽說過了，這裡的名譽和世上的

名譽是迥然不同的兩回事。」

「這些巨大的人是誰……看！他們好像翡翠一樣……在她面前跳舞散花的是誰？」

「你沒有讀過密爾頓的詩嗎？『一千個生氣蓬勃的天使伺候她。』²」

「兩旁的年輕男女是誰？」

「都是她的兒女。」

「先生，她一定有一個很大的家庭。」

「凡遇見她的年輕人或男孩都變成她的兒子——連送肉到她家後門的男孩子也是。凡遇見她的女孩子都是她的女兒。」

「這對他們自己的父母豈不是有點難堪嗎？」

「不會。有些人會偷別人的孩子，但她的母愛不一樣。獲得她愛的人，回到父母身邊會更加敬愛他們。看見她的人很少不以某種方式愛上她。但這種愛使他們對妻子的忠誠不僅不會稍減，反而更深。」

「怎麼……噢！這些動物是做什麼的？一隻貓，兩隻貓，十二隻貓。還有狗……呀，我數不完。還有鳥。還有馬。」

「那些都是她的動物。」

「她辦了一所動物園嗎？我是說，這有點太過分了。」

「就近她的每一隻鳥獸，在她的愛裡各有各的地位。在她裡面，牠們變成真正的自己。如今她在基督裡從天父所領受的豐盛生命，流進牠們裡面。」

我不勝驚愕地望著我的教師。

他說：「是的，就像你把一顆石子丟到水池裡一樣，同心的漣漪一圈圈往外擴散，越散越遠，誰曉得止於何處？從罪惡裡贖回的人類現在仍然年輕，尚未完全長大成熟。不過，偉大如那位高貴女子的聖徒，他們身上的一丁點兒喜樂，就足以使天地之間已死的事物復甦了。」

我們談話的時候，高貴女子穩健地朝我們前進，但她並不看我們。我

循著她的視線，轉身看見一個奇形怪狀的幻影漸行漸近。說得更確切點，那是兩個幻影：一個高大的幽靈，瘦削異常，顫巍巍的，似乎領著另一個連在鎖鏈上，並不比在街頭賣唱者的猴子大多多的幽靈。身材較高的幽靈頭上戴著一頂柔軟的黑帽，他使我想起一件我無法完全記得的事。他走近離高貴女子幾呎的地方，伸出那隻瘦弱、顫抖的手，五指張開，平放在胸前，發出一聲深沉的叫喊：「好不容易！」我忽然醒悟他使我想起了什麼。他像一個衣著襤褸的舊派演員。

高貴女子說：「親愛的！好不容易！」我心想：「老天爺！她一定不可能——」此時我注意到兩件事。首先，我注意到矮小的幽靈並不是被高大的幽靈領著。矮幽靈的手中握著鎖鏈，那位演員幽靈頸上則戴著皮項圈。其次，我注意到高貴女子只看著矮幽靈而已。她似乎以為跟她說話的是矮幽靈，要不然就是她故意不理另一個幽靈。她的眼睛望著可憐的矮子。愛不僅在她臉上閃耀，更從她的四肢百骸流出來，彷彿那是她剛剛沐浴其中

的某種液體。然後，令我驚訝的是她越走越近，彎下身子，親吻矮幽靈。看著她與那冷漠、沮喪、皺縮的東西這樣密切的接觸，真叫人寒而不慄。但她並沒有發抖。

她說：「法蘭克，首先，請你寬恕我。從我們相遇的第一天起，我所犯的一切過錯，以及我應做而沒做的事，都要求你原諒。」

這時我才好好地打量矮幽靈。也許，當她親吻的時候，他變得更清楚一點，使人可以看清他從前做人時的臉：一張橢圓、滿布雀斑的小臉，下巴短而內縮，嘴上長著一小絡鬍子。他漫不經意地瞥了她一眼，並未正眼瞧她，卻斜睨著那個悲劇演員，然後拉了拉鎖鏈。回答高貴女子的不是他，而是悲劇演員。

悲劇演員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不用再多說了。我們都會犯錯的。」話一說完，只見他臉上起了一陣可怕的扭曲，我想他是想擠出一個寬容輕鬆的微笑。他繼續道：「我們不要再說了，我想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妳。這些年

來，我心裡一直緊念著妳。想到妳——孤零零的，在這兒為我傷心。」

高貴女子對矮幽靈說：「現在你可以把那一一切都撇開。永遠不要再那麼想。一切都過去了。」

她豔光四射，以至於我幾乎無法看見其他任何東西，而在那動人的魅力之下，矮幽靈初次正視她。有那麼一瞬間，我以為他變得更像一個人。他張開嘴巴，這一次他要親自說話，但講出來的話令人失望極了！

「妳想念我嗎？」顫抖的聲音哀怨而低沉。

她卻絲毫不為所動，仍然流露著愛和優美的風度。

她說：「親愛的，你很快就會了解的，但今天——」

緊接著發生的事使我大吃一驚。矮幽靈和悲劇演員異口同聲地說話，不是對她說，而是互相對話，警告彼此道：「你要注意，她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。」那時我才發覺他們是一體的：說得更清楚一點，兩者都是從前那個人的遺骸。矮幽靈再次把鎖鏈弄得嘎嘎響。

悲劇演員對高貴女子說：「妳想念我嗎？」同時發出一連串可怕的誇張顫音。

高貴女子仍然只注意著矮幽靈，說：「親愛的朋友，也許你對那件事和其他的一切感到很高興。把那些都永遠忘掉吧。」

的確，有一陣子我以為矮幽靈就要順服了，一方面是因為他臉上的輪廓變得更清楚些，另一方面則因為她誠心誠意要他享受歡樂的邀請，好像四月黃昏鳥兒的歌聲一樣，令人無法拒絕。他猶疑了半晌，然後再次和他的同伴齊聲開口。

他們對彼此說：「自然，如果不再堅持這一點的話，是相當寬大的表現。但我們能夠確定她會注意到我們的體貼嗎？以前我們就做過這樣的事啊。有一次我們一句話也沒說，就把屋裡僅有的一張郵票給她，讓她寫信給她母親，雖然她曉得我們自己也需要寫信。我們以為她會記得這件事，而且曉得我們是多麼的無私。可是她從來沒有。還有一次……喔，好多，

好多次！」矮幽靈搖了搖鎖鏈——

悲劇演員叫道：「我忘不了，我也不想忘。我可以原諒他們對我所做的一切。至於妳的不幸——」

高貴女子說：「喔，你還不懂嗎？這裡沒有不幸。」

矮幽靈回答：「妳是說——」彷彿這個新的念頭使他暫時把悲劇演員給忘了。「妳是說，妳一直都很快樂嗎？」

「你不要我快樂嗎？但沒關係，你現在可以要，或是根本別再想這件事。」

矮幽靈看著她，眨巴著眼，可見有一個前所未聞的念頭正在奮力進入他的小腦袋；誰都看得出他覺得這個念頭有些動人。有那麼一秒，他幾乎要鬆開鎖鏈了，卻又緊緊地抓住，好像那是他的生命線似的。

悲劇演員說：「注意，我們要面對這件事。」這一次他用的是一種「男子漢」叫女人清醒過來的霸道語氣。

高貴女子對矮幽靈說：「親愛的，沒有什麼要面對的。你不願意我爲了不幸而悲傷。你認爲我若愛你，一定會很悲傷。然而，只要你願意等待的話，你就會知道事情並不是那樣。」

「愛……」悲劇演員用手拍著額頭，以更低沉的聲調說：「妳知道這個字的意思嗎？」

高貴女子說：「我怎會不知道呢？我在愛。我已經在愛裡面了，你了解嗎？是的，現在的我真正在愛。」

悲劇演員說：「妳的意思是，妳的意思是說——過去妳並沒有真心愛我。」

她回答：「有，但是用一種很不好的方式在愛。我已經求你原諒我了。那種方式的愛很少是真的。我們在那下邊所謂的愛，多半是渴望被愛。大致上，我以前愛你只是爲了我自己的緣故，因爲我需要你。」

悲劇演員老練地擺出絕望的姿勢，說：「可現在！現在妳不再需要我

了？」

高貴女子說：「當然不需要！」看著她的微笑，我好奇這兩個幽靈怎能壓抑著不歡呼出聲。

她說：「既然我一切都有了，我還有什麼需要？現在我已滿足，不再空虛。我在愛裡面，不會寂寞。剛強而不軟弱。你也會和我一樣。來，你看。現在我們不再互相需要了，我們可以開始真實地相愛。」

悲劇演員仍舊裝模作樣，以哽咽的聲音自顧自地說：「她不再——不再需要我了，不再需要我了。若甚許可——」他繼續說著，卻把「神」發音成「甚」——「若甚許可，但願我還沒聽見這些話的時候，就看見她死在我的腳前——死在我的腳前——死在我的腳前。」

我不曉得他打算重述這句話多久，因爲高貴女子打斷他的話，大叫：「法蘭克！法蘭克！」她的聲音響遍森林。「看著我，看著我。你要那醜惡的大玩具做什麼？鬆開鎖鏈，把它送走。我要的是你。你不知道它在胡說

些什麼嗎？」她眼中閃耀著歡樂的光輝，視線越過悲劇演員的頭，直接和矮幽靈說笑。矮幽靈臉上露出勉強的微笑。現在他真的在看她。她的笑聲衝破了他的第一道防線，他竭力要把她擋出去，卻不大成功，甚至不由自主地身子變大了一點。她說：「哎，你真傻，在這裡講那樣的話有什麼益處呢？你和我一樣清楚，你許多年前就看見我死了。當然，不是『死在你腳前』，而是在一間私立病院的床上。那是一間很好的病院，護士長怎麼可能讓人死在地板上！真可笑，那個人偶竟然想要在這個地方用動人的態度講說死亡。沒用的。」

1 倫敦西北一郊區。

2 出自梭爾頓的《回響》(Comus)。